濂亭文集

濂亭文集目錄　　門人海甯查燕緒編次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六

卷七

卷八

濂亭文集目錄終　門人漢陽李鳳高校字

濂亭文集卷一

武昌張裕釗廉卿

書鄭氏易注後

往者余嘗論卜筮之書亡而易象亡故易不可見而昔人亦謂春秋以無魯史策書終不得盡覩聖人褒譏筆削之旨故是二經分離乖異卒不可通此學者之所深悼也烏乎春秋之不可知也已矣何也其義必附於事而事之存焉者寡也後之學者知其所可知者而已其事之亡而不能盡知也愼闕其疑焉耳雖有聖人者作亦不可得而知之也至於易則又不然天地萬物之

情效聖人察焉而著其象於易聖人者雖已往道常縣著於天地萬物而集於人人之心人殫盡其心以求其象之所比彼聖人之周知而不遺者誠不敢望矣而未嘗不可時識其一二由學者之憚盡其心故其說終不可得而明也然則象之亡也非象之終不可明而治易者之過也爲漢氏之說者鑿焉以言象而非易之所爲象爲晉宋氏之說者一弃象不言而象遂以亡烏乎使象而果可弃也則聖人奚爲是紛然者以疑後世也道妙於覩其所屬通而之於無方故聖人之必有取乎是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舍象以言易而得失

者半焉迹之不存而精亦無所麗而形矣且彼之弃象者亦非以象爲果可弃也激於昔之鑿以言象者之誣而遂并弃之也是又漢人之以象言易者之害於象也是書蓋浚儀王氏所輯而近人復增益之其中固不無可采然至其爻辰諸說皆偏詭無當於易宜其爲晉宋人所不取而近世或猶有纂而述之者可以爲大惑也夫學者於易象之尚有可求顧莫肯一盡焉而至於春秋之不可知者乃必務詭說以求其一當獨何與

書元后傳後

班氏次元后傳居王莽前著漢之所自亡以尤成帝也

烏乎漢外戚之禍由來漸矣於成帝何譏焉自高祖用
權謀武力蹈秦項之瑕遂踐天子天下既定任刀筆之
吏為一切之治不復知治之有本君人者之先自治也
是以宮廷之內放無禮度苟任情縱欲而已身沒未幾
而呂氏之禍儺焉漢不亡者幸耳自是以後弊制相尋
沿習為故周勃之出郅都之死王信之侯趙綰王臧之
廢一自太后主之轅固譏黃老幾不免而田竇之獄雖
以天子是魏其不直武安而不能不絀於東宮竇嬰灌
夫卒就夷滅孝景用王夫人廢栗太子及武帝而戾園
且以反誅衛皇后李夫人出微賤體至尊而莫有非之

者乃益任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徒北征匈奴西伐大宛窮兵數十年海內彫耗幾且大亂其實皆以女寵耳諸侯王化之外內亂鳥獸行滂興紛出君子有所不忍聞也陵夷至於成成帝寵趙氏姊弟以殄其世誼與諸舅根據盤互訖爲亂基哀平之世傅氏王氏更迭盛衰遠覩母后上下而元后壽考王莽獲助卒傾漢室君若臣遐不與聞乎道而治亡其本禍變之來豈一日之故哉昔者先王知治天下之必以其道也是故謹非幾之戒重冢宰之職立宮府之制嚴內外之治本身以徵之民由家而漸之國於是爲序其父子夫婦長幼卑尊而

倫紀正明教化崇禮讓辨等列而禮俗成上下定基扃隆固後世以安漢之興也蕭何曹參之徒實爲相國俗法令慎筦籥因陋就簡而已典禮制度且不能上稽之古況至於端本正表治內及外之道其君未之或聞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司馬遷之述漢初也有微詞焉後之人尠足以識之耳其後賈生興於孝文之世請改正朔易服色分王諸侯王定經制興禮教諭教太子禮貌大臣信可謂卓然者歟然於君人者修己正家之道無一及焉道之不明也久矣吾於是知劉向之儲禰蓮生非妄也正身以正朝廷之言正誼明道之說孔孟既

没而程朱未興千餘歲之中孰能與於此哉惜乎武帝之不能用也

書蓺文志後

余讀班固蓺文志甚高其辭與班氏它所爲文異甚後讀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語則班氏志所有者往往而在然後知爲向之辭而固取之者也固爲漢書所取司馬遷楊惲馮商楊雄劉向父子甚衆今豈知太初以前本司馬遷三統秝本劉歆而已其它並已不可見而是篇傑然出於班氏之書考求而乃知其出於劉向甚矣文高下不可假也固之文於東漢人最爲㞧出

而與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較則不逮遠甚其中時有其辭之高而非固所能爲者雖於今不可考然可以意而知也烏乎非夫昔之人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彼且不以爲妄言乎哉

再書藝文志後

余旣辨班氏藝文志爲劉向書又歎向之文至深懿於西漢季稱爲最然於今可見者若說苑新序列女傳皆雜引往事無過傳記之書其所爲文獨有所校書目錄序及班氏與楚詞所錄數篇存耳它亡者甚多余尤惜焉烏乎古書之亡者衆矣班氏志藉古以來作者不可

數其辭必皆遠出於今之人而十不獲存一二且余又觀儒者治經易春秋尤穿鑿乖異所以然者易以卜筮人之書亡而象亡春秋則昔人所謂不得習史策書聖人襃譏筆削之意終無由知者是也使是二者存則聖人之意豈不可見哉嗟乎尚書獨存二十九篇歐陽氏至乃慨慕於日本殊域之僞冊其自漢氏以來經師儒者捃拾蒐討竭蹶補苴反覆鉤考卒判離缺略疑莫能定者不可勝數也六經聖人經世之志而諸多不具自茲以後窮千萬歲更不可復得讀班氏書獨茫然以縣其慕思於百世之上也又不暇為諸為書者悲已

書魏其武安傳後

魏其既失勢引灌夫爲援而其後遭禍乃徒以灌夫故不然魏其即與武安隙禍不至若是酷也且灌夫既抗爲義烈之行自喜矣即又何取於武安之臨況魏其以爲榮也進退失據適足以殃其身而已富貴顯赫之途庸鄙之夫十而八九焉意得志滿則貿然惟勢利之知而不復識其餘彼固其所耳達識之君子其有遇此則惟有正已而審其義之所宜處而已矣無所求逞於其間或乃不勝其褊志務欲以意氣相遻以搏一日之勝其卒也乃與禍會可不謂大愚乎魏其灌夫之事可以

爲烱戒者也嗟乎負才尚氣之士而期之以知道識亦難之若灌夫者固不足道自史策以來所記畸行烈士往往而受禍若此者蓋不可勝數也彼其負絶俗之資而齗齗者以卑瑣庸陋之材偃然而肆於其上無賢若否而一切以勢轥之彼誠有所不可忍耳則夫不惜其身之危而快志於一決豈得已哉豈得已哉烏乎悲夫

書外戚世家後

余讀外戚世家後附褚先生所次脩成君衛皇后尹邢鉤弋夫人事詞甚工褚少孫宜不及是然抑非太史公之舊蓋如鉤弋夫人者其時不相及矣其楊惲馮商諸

人之所爲而少孫取之者歟方望溪氏謂是篇篇首漢
興至居北宮史公之舊秦以前尙已二語及後迎立代
王數語皆褚少孫爲之者以今觀之猶信然余謂其後
及李夫人卒云云亦少孫妄羼入之耳非史公語也是
篇前後摹次瑣事絕可喜而其間時雜入褚少孫語乃
甚不類譬如以敗礫錯珠璧中知文者望而能識之已
且褚少孫生當西京之盛文采冠絕古今而其補史記
乃卑陋鄙淺多可哂者殆非人意所及東漢文章之衰
益甚於此然至於唐而士乃有崛出奮起於千載之後
者文字卓然與前古比隆人固貴自樹立哉文之與時

盛衰上下世俗耳豪桀者奚謂然

書越世家後

蠡長子重弃千金以殺其弟嗇於財者於天下事尠有不償者也甚則殃禍隨之且莊生之受千金固將終歸之矣使蠡少子往非獨其子不死千金固自若也蠡之所籌與其長子相去何如哉鄙瑣吝刻之夫視此可以反已雖然蠡之智若是而其子卒不免於死何也蠡者以其險很而游刃於無爲者也退處天下之後萬物莫能與之角神者瞰之夫莊生者固亦與蠡同其術者耳適相值而受其不祥非必冥冥中果有主持是者故陰

以敗之其氣發與其機先有以求之也禍乃發於智之所不及嗚呼句踐之强也數傳而亡彼以其詐力豈不萬豐𤯝也哉

歸震川平點史記後序

歸熙甫氏平點史記治古文家多葆之傳相迻寫然彼此參錯異甚馬平王少鶴太常取歸氏及望溪方氏平點摘錄起訖合而刋之曰歸方平點史記合筆自以爲得其眞以余觀之亦倘多可疑者顧視諸所見本爲善耳往者余嘗欲專取史記本書坿益以歸氏平點梓而公諸同好苦乏刋貲不果以語友人吳摯甫摯甫則力

贊其事且爲謀諸盧江吳小軒軍門慨以千二百金相假於是鳩集梓人經始光緒二年正月訖四年七月刊成歸氏平點舊係丹黃二筆今刊本墨本也其黃筆爲銳形識之其丹筆爲圜形識之其平點旣無定本可据無已則一倣王氏昭畫一也自秦并天下專任私智燬弃舊制漢興一踵習秦故三代之盛渺焉不可復覩司馬氏生當漢定百年之間愍焉傷之重值漢武侈心多欲任用武力酷烈導諛之臣毒亂海內又身遭刑辱抑鬱侘傺發憤著書其孤遠之指深痛之思軼蕩譎激亢辭乃至微妙難識世傳裴駰司馬貞張守節諸注本用

力故不可謂不勤然皆邈不得司馬氏之意且其閒多
可笑者是書宣錄歸氏平點三家注世既多有今並不
復錄夫古人之書待說而明者十之三四而已因說之
而晦者葢十五六焉好學深思之士顧取古人之書反
復而孰讀之以意逆志達於幽眇其所得葢有遠出尋
常解說之上者矣拘文牽義騖華炫博好爲枝詞碎說
之徒烏足以知此哉望溪方氏究心義法其說亦多所
發明然歸氏所得爲深矣今別爲方望溪史記平點四
卷坿於後俾覽者兼采焉與校是書者余門人大冶劉
炳燮及長子沆也

重刊毛詩古音攷序

自唐顏師古章懷太子注兩漢書始有合均之說後之治毛詩者踵襲其說均所不諧則概以叶命之而三百篇暨三代兩漢之古書殆於不可讀矣其後吳棫楊愼之徒稍稍窺見涯涘頗寤古今音讀之殊然卒未有能深探本原洞曉其旨趣者陳氏季立乃始力闢扃奥爲毛詩古音攷一書於是古音之說炳若日月

國朝諸大儒益因其舊推廣而精求之引伸觸類旁推交通匪獨音均之學大明三百篇暨古有均之書可得而讀而已六書之指象形象事會意而外形聲轉注段

借三者其本皆原由於聲音是故必明乎古音而後訓
詁明訓詁明而後六經之誼可得而知我
朝經學度越前古實陳氏有以啟之雖其後顧江諸賢
之書宏博精密益加於前時然陳氏創始之功顧不偉
哉有明一代蔑棄古學譌謬相循沈潛遺籍傑出元解
陳氏一人而已且今世之士承康雍乾嘉以來諸儒之
遺緒捜釆逸文考定古義譬之駕輕車就熟路人皆得
勉焉陳氏生當有明之季舉世汩於浮游膚陋妄庸之
學獨刻意稽古覃精冥悟卓爲百代之先覺斯至難能
者耳今觀其所爲本證旁證及所附讀詩拙言旁羅襍

襲究極幽渺可不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歟嘗以謂古今學術與世風尚轉移當其標幟所樹舉天下之人賓敬而奔趨雷同而響應景附而森合雖有高明之才不能不爲所震駴俛焉以從之一旦風會遷變弃其舊而新是圖曏時之所尊尚澌焉有若腐朽漂梗隨雰埃以俱盡夫惟特立之君子高蹈遠覽不與時俗貿遷獨爲絕學於舉世不爲之日深造自得而卓然不謬於古人夫然後獨立於百世而不可磨滅孟子所以稱豪傑之士者此也陳氏是書刊於萬秝丙午乾隆中濰川徐氏嘗重梓以行而傳本益少往在京師友人李君士棻

購得此書肅甯苗仙麓先生聞乃再拜求之其難得如此余嘉陳氏有功於古懼其書之遂泯使後之治古音者無以攷其朔也於是爲付諸梓人以廣其傳焉屈宋古音義陳氏所以左右是書者也並附刊於其後云

鍾祥縣志後序

榮成孫君某攝縣事鍾祥與邑人謀輯縣志而余適游於郢孫君以舊志所次建置沿革山川隄防藩封頗疏訛屬爲考定已余復爲孫君言志莫要於地理今既頗有緒當更爲圖輔之因益爲述晉裴秀氏所論制圖分率准望之說孫君召繪人屬余居旁指授復爲圖若干

幅願余以客游苦孤陋無所是正又中值寇警蒼黃卒遽常用瞿然慮未能盡副孫君相屬之意也然余因是得盡識邑中疆域風土與江山之勝槪暇日登城東北隅俯漢江而思禹迹攬蘭臺之勝慨然想騷人之遺芬顧瞻四郊山川蟠結庶其有秀與博通之民伏處於淵阿之間者乎余將往從陟絕巘蔭茂林詠歌楚人之詞以求其意滂徵舊事覽採遺志益相與遠想高寄於遼絕曠邈之境獨以是悅焉相羊悵望而不能已也

高淳縣志序

高淳自明宏治　年始立縣正德中縣令鄭毅輯邑

志嘉靖丙戌迄

國朝乾隆辛未續修者五由乾隆辛未至今百有三十年時遷事貿紀載闕如光緒六年江甯謀修府志郡中令屬邑各以志上於是權高淳縣麗江楊君偕邑人士以　月開局纂輯粤十二月書成延余至高淳屬爲是正而弁言於其首且告以明年孟春之月即付梓矣余取其書觀之蓋乾隆辛未以前悉遵舊志乾隆辛未後各依類纂緝以次比附既周既慎罔有訛舛放遺於是爲序而歸之高淳北距江甯省治僅百餘里東密邇蘇常諸郡然其風氣乃樸質純懿爲他郡縣之所不及竊

余至高淳自江甯買舟道太平入縣境亘湖相襲平疇廣野彌望周歷井里訪問謠俗野無苛民市無壞貨士大夫雖鼎貴出不以肩輿貧民亦無執輿轎之役者其民皆力農田奉法畏長官其士皆崇禮讓勵廉隅以儒素相尚任事於公必單心畢慮不避艱劬不爲已毛髮私利而粤逆之亂永成鄉士民倡義抗賊慷慨赴難忠義尤爲卓然江表人文科第冠天下然俗或傷浮薄抗巧高淳一邑獨純龎若是亦異矣古者天子省方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周官誦訓掌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漢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天下風俗班固氏因之作地理志於民質良楛俗尚貞淫尤三致意焉風俗者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也有天下者甚重之風俗誠美民氣誠固何憂乎寇亂何畏乎遠人何憚乎邪說何恤乎奇技淫巧自世既衰民俗日壞而海內自道咸以來饑饉荐臻兵革繼起區寓凋耗生計迫蹙民窮而俗益敝余走四方所至奇衺巧詐鋒出不可究殫外侮內憂機牙潛伏有識之士以為隱憂烏乎安得率土之內民風之懿皆如斯邑者哉余既以時日迫遽於邑之舊

閒執事未暇考問翔實又其書皆已周慎詳覈誠不敢增損一字獨爲道其風俗之美以志余慕望之思又使在上者聞之知所以施治於高涪者且益旌畀之使夫澆漓浮靡之俗有所觀示焉若夫章志貞教益興起人才廣風隆古則在良有司與邑之士君子而已

躒翊齋遺書序

自有宋程朱諸儒倡明道學古昔聖人所以覺世牖民之意照然大明於世人乃始皆曉然於學者所以學爲仁義也爲功於聖人有裨於天下後世豈不大哉逮其後原遠而未分學者或摑於狹陋偲偲奉一先生之言

而不能博文約禮究極乎本末始終廣大精微之致固已不免於通儒之譏已又其甚者膚學鮿生束書不觀其於六經宏深之蘊天人之故古今之賾懵乎未之有聞乃摭拾諸朽腐熟爛之言易衍以為書且握管而暮已盈篋用自號於世曰吾所為學道學也不知其書乃為有識者之所深鄙弃絕而不欲觀又其益甚者立身行事大盭乎聖賢之教乃亦摭拾語言易衍以為書益侈然儼然號於世曰吾所為學道學也厝秕以冒衆身桀而口堯於是所謂道學者始大為世所詬病而仁義道德之說至為人之所不敢道其原胥起於此是程朱

之罪人而已矣其所爲書可焚也桐城馬一齋先生躬行實踐不事表襮所爲翊翊齋遺書皆心得之言絕遠乎摭拾臭衍之爲者惜乎世之知之者少其曾孫某爲重梓以廣其傳而問序於裕釗裕釗心悼夫世之爲道學者久矣欲求如先生者見之而不可得也故樂爲序其書以致余之意焉

退學軒同懷遺藁序

丹徒韓叔起比部有二子長曰省齋景衔季曰任之景伊並有懿才能紹其家學又飭身砥行躹躹自祇慎益發憤讀古書爲詩歌頗有可喜者而皆以早死叔起既

重悼慟暇日出其遺詩各若干篇視予且屬爲之序自予往歲交叔起則聞叔起二子之賢未見也今二子死矣而予乃從叔起讀其詩悲夫且詩書之族有子弟能勵名行用飭繩矩護自約敕蚤夜治術業以不墜遺緒此可爲嘉尙者已又能慕古作者刻意爲文辭思與之追逐而不屑自儕於世俗是其可愛惜宜何如哉而或不幸促其年壽至且兄若弟相繼夭折僅一二殘編遺縹掇出於死喪之餘則宜見之者痛悼以爲可愛而惜之每加甚焉自天下之人識與不識亦莫不於邑太息而不能已矧其爲父子之親者尙可言耶尙可言耶夫

叔起誠傷悼無所爲計而欲得予之一言以不死其子也於是爲序而歸之以塞其悲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

平江鍾君以所藏明三原焦公家書視裕釗裕釗受而觀之蓋公分巡河東時所示其子兵事也公大節凜然其書既可貴重又所述戰事多本傳所未及載尤足以補史氏之遺是重可寶也始公以抗疏忤羣小媢嫉幾不測後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不見容卒罷歸及公家居亢賊不屈死而明亦未幾亡矣明季流賊之陷京師實自山西入今觀公是書戰績炳著處計畫尤周盡使

終官山西竟其用明疆事或未遠至是亟也娼嫉之病人國傷哉余觀自古忠臣拂士後世得其遺文手澤藏弆葆貴雖一字若丹璧愛之如不克見而並時之人乃至戕其身而不忌排陷之不遺餘力當其世者遇之而不見惜後人惜之而又莫能相遇古與今相續而胥若一也余莫之能知也悲夫書凡十紙其第二紙第三紙皆有公名印記第九紙書王家允爲王家即與史亦少異同治七年夏閏月二十五日武昌張裕釗敬跋

跋明周忠毅公手蹟

丹徒趙季梅舍人所藏明周忠毅公手書疏槀五篇襍

文藁十有三篇裝池爲二卷將致諸丹徒之焦山與山寺舊所藏楊忠愍公遺蹟並垂於不朽而屬裕釗跋其後車輩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自古碩人名賢其流風遺躅皆足以興起後世然或有能知有不能知至於忠貞義烈則無愚智賢不肖其慕望愛悅一而已矣雖庸愚婦孺負夫盤人聞義烈之事未有不悚動而歎息者也史傳所記幹濟之臣文儒之彥經師理學瞻士高流後世議論時有軒輕異同亶語及犯危難厲死節之賢未有不翕然帖服稱誦之如不容口者也豈非人心直道之公窮古今而不可泯没者歟抑所謂賢哲之

行其成於偏至者尤足以感人歟自百世之下聞其風慕其義頑廉懦立歌思之如不克見況其忠言讜議出自手寫光氣隱然溢出楮墨睹其書如遇其人其可為葆貴當何如哉宜舍人之珍而惜之且謀以藏之名山傳之無窮而人之見之亦莫不歔欷流涕感喟而不能已也抑又觀忠愍之死以嚴嵩而公之死也由馮銓之甚忠賢嵩與銓故皆以書名者今或唾弃不復收公及忠愍不聞善書一二遺墨乃崇重若球璧其貴賤懸絕也若是而況其人乎士或震炫於勢物苟容身以求富貴而悼節義為不可為彼獨未一遊心於無窮之世耳

覩二公之蹟其可以知所返已至諸奏疏雜文與忠毅軼事舍人既具次之矣故不復述光緒戊寅冬十月武昌張裕釗敬跋

題羅少邨都轉曾文正胡文忠手蹟冊子

光緒元年冬十月裕釗自江南返里門晤少邨都轉武昌省垣都轉出此冊見示裕釗盥讀既卒竊以爲自古名臣大賢遺墨流傳後世得之者莫不葆而惜之況其身所親炙並與有嚴事之義書問往還情語肫至其爲可寶貴宜何如邪裕釗以咸豐戊午始晤都轉於靑山曾文正公舟中都轉年甫及冠意氣偉然而是時粵賊

方躪擾東南曾文正胡文忠及今侍郎彭公治兵於吳楚之交義聲竦動天下今忽忽且二十年曾文正胡文忠暨卷中張莊諸公皆先後薨逝獨侍郎彭公幸尙無恙都轉亦年幾彊仕而裕釗則且頹然老矣大難既夷方內歸甯而裕釗與都轉相與追述往舊乃若隆時盛事邈乎其不可及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輒以是撫卷太息相對欷歔而不能已也

題毘陵趙氏畊讀傳家圖

同治七年秋裕釗以送湘鄉相國之直隸總督任來江甯江甯承亂後殘剝一無有閒欲求故家文物先賢遺

迹益渺焉無復存者矣俛仰今昔從友人迹時事多可
悕者一日陽湖趙惠甫司馬以其先世所謂畊讀傳家
圖者視余余觀之則深慨慕若不可爲懷也圖爲司馬
伯高祖副使君所傳其前紀自恭毅公以上至西溪府
君耕稼讀書蓄德善行爲圖五次圖恭毅平苗事次末
則所圖恭毅長嗣侍讀君也當
聖祖仁皇帝休烈隆澤覆燾溥海内外於時臣主一德
倚付得人皆得展其力用銷患折難應時有功海内用
以無事至於乾隆之世天下晏然百姓富樂壽考而名
臣之子孫得以雍容翰墨追迹前光敦龎純固文采功

烈之美照耀於來葉豈非
國家極盛之時事乃有若是哉烏乎邈矣

題完白山人石交圖

同治戊辰秋裕釗晤懷甯鄧君守之江甯鄧君出視裕釗石交圖圖中爲其尊人石如先生及上元梅石居先生相與集於寄園者湘鄉相國取兩先生字名之遺芬高致悅若可接所謂寄園故居江甯城北偏也東南經亂後所在焚弃殫盡自裕釗來江甯訪求往迹蕩然無一樹石之遺披斯圖覩兩先生之倘羊於彼者悅焉乃若唐虞上世人鄧君年今七十餘老矣而裕釗乃遇於

此因得見往昔盛時前輩風流之懿抑猶足幸者邪深
夜寒雨時時秉燭譚舊事可喟也

武昌張裕釗廉卿

送劉殿撫序

前吾之世千百載之遥雜然而生蠢然而食且息者不知其幾也並吾之世四海九州之廣雜然而生蠢然而食且息者不知其幾也而有人焉固亦雜然而生蠢然而食且息於其間而獨傑然出於羣爲生而食且息者之倫若是者殆千萬不知其幾之人乃時得一人而天之特命於是以爲凡爲人者之先而厚之若極其至也雖然天既獨厚是而生之而命之至其卒之所就則其

數固亦與天相權而終視其人之所命諸志以承乎天者之至不至蓋能至者又十而時一二耳豈不謂難哉吾友漢陽劉子殿壎裕釗始遇之眾人之中一見而知其異於凡爲人者久與處而徐叩之其有爲凡爲人者之所未有察乎天人勤乎古今行甚懿質甚毅趣甚高豈天之將特命於是而厚之也歟何其出於人之遠也夫天之所以命殿壎者裕釗既推而得之若夫承天之至不至則惟殿壎所自爲耳任諸天則凡爲人者也殿壎將東游裕釗爲祖其行書以貺之

送梅中丞序

物之生其始則皆類也及其長而成虧美惡善否遂以判焉土石之出乎地金錫之礦於山百植草木之布濩乎原野同日星之所章耀霜露之所煦育當其初未有能區而別之者也燠寒遞嬗歲年遷貿善者旁魄碩偉殊絕等夷不善者卷局剝落甚乃夭閼不遂則其成毀往往懸焉及其爲世用也則有爲棟桴爲柱石爲黼黻爲弓劍爲寶圭爲彝鼎尊罍爲琴瑟鐘磬竽笙塤簫篪簴篴管舂櫝應雅有爲機爲栱爲閑爲棖爲樓爲杙爲甓爲瓦爲瓴爲甖爲瓮爲筥爲斗爲筲爲鉗爲鑿爲漏巵爲敗絮爲死灰爲礫石爲溝中之斷雖一[illegible]之[illegible]一

本之支而其高下庸奇貴賤相萬也豈物之所自為者
固有善有不善耶抑其命於天者一成而不可易耶中
丞南昌梅公當世鉅公名人也始公以道光丙午舉於
江西而裕釗亦以是年舉於湖北洎庚戌居都中試國
子監學正學錄同受知於曾文正公之門於時俱旅食
京師逐逐未有奇也逾二年粤賊入楚裕釗自京師歸
公遂成進士入詞垣後出典大郡薦擢監司同治十年
曾文正公自直隸復督兩江招裕釗主講席江甯而公
已開藩白下巍然稱名卿矣逮今歲既入
覲還道拜浙江巡撫之

命德業煇光益大顯於世而裕劍甘自棄於閒閴
寂寞之地沉淪枯槁頑然猶昔時人之能不能豈可同
日道哉夫其邃㵎夐絶至是極者豈惟天實命之彼其
所自爲則然耳雖然物之生其終雖異而其始之同者
不能忘也人各念其故不自知其分之殊而彼此相戀
戀者情之所不能已也㵎阿薄植覩松柏之上雲霄而
陵倒影垂蔭乎無垠而耿爲隱處其下其自慚於不材
則已矣抑豈能無少意於蔦附者之嘗我同乎故於公
之道出金陵輒爲文祖之且祝公之宜有造於漸也然
裕劍與公自此其益遠矣

贈范生當世序

余以今年三月因通州張生謇晤其同里范生當世邪江舟次范生出所爲文示余余讀之其辭氣誠盛昌不可禦深歎異以爲今之世所罕覯也洎七月生偕秦與朱生銘盤來金陵復携所爲文求余爲是正且狠狠問爲文法甚至余既取其文稍稍點定於其歸告之曰生誠志乎文夫文必有其本匪第以文而已生獨不見夫雲乎軋忽輪囷滃然起於山川之閒瀇洋浩渺旁魄乎大地及其上於天也鴻洞縝紛駢闐膠輵擗若層臺疊若崇墉濬乎若波舉乎若峯旁唐日光與風駭碭倏忽

萬變光色照爛燻閻澔浙蟉若龍者騰若猱者蹲若虎者奔若驥者蠢若鴻者厲若隼者漾若儵者濯若蟄者揚若旆者曳若帶者絫若菌者縈若藻荇者蓮若葩華槮若長松爛若黼黻媥若鼎鍾墟若美姝嶷若列仙奇變假詭千彙億形不可殫陳久立騁望震炫敞罔蕩精駭神至其施利澤於天下也翠牢宙合綿絡天地蓋岱飲海乘駭猋驅疾雷砰震電雨九野植百昌昭蘇品彙覆幬無外恩渥澤覃風止雨霽不一瞚而倏歸於無有積之無垠出之無窮舒之無方歛之若亡然後知舄之所為一變化於自然而皆其餘也烏乎生誠觀乎是豈

徒以其文乎哉卽其文又孰有倚焉者哉

送黎蒓齋使英吉利序

泰西自前古不通中國洎明中葉利瑪竇艾儒畧之徒始以其術游內地

國朝開統

聖祖仁皇帝嘉西洋秝祘之精特旌異之於是來者益眾閩粤瀕海之區市舶稍稍集矣百有餘年至於道光之際而海疆始有兵革之事其後

國家懷柔綏服一務兼容并包遠撫長駕威德覃於遐裔是以殊域輻輳通互市結盟約者至五十有餘國泰

西人故擅巧思執堅刃自結約以來數十年之間益鑴鑿幽渺智力鏠起角出日新無窮其創造輿舟兵械火器暨諸機器之工研極日星緯曜水火木金土石聲光氣化之學上薄九天下縋九幽剞劂造化震驚神鬼申法警備碻若金石發號施令疾馳若神又以其舟車之力窮極六合四遠五大洲之地無所不洞豁傍徉四達競相師放精能傚詭甚盛蓋與天地剖泮以來所未嘗有也蓋嘗論天地之化古今之紀天人相與構會陰陽以之盪摩窮則變變則通而世道乃與爲推移上古人民鳥獸錯處巢窟之居毛血之食羽革之衣聖人者作

立君臣上下與修禮樂制度備物制用通變宜民遞相
損益天下文明虞夏殷周之世稱極盛焉周道衰而至
於秦一革除先王之法封建井田學校典禮文物掃地
俱盡更立新制卒漢唐之世不能易也唐末之亂以訖
五季輾轉遷貿蠹蝕其故田賦兵制選舉學術俗化與
兩漢以來泮渙殊絕宋明以還承而用之而蒙古及
聖清之有天下混一華裔方制數萬里土宇版章跨越
百代若今日其尤世變之大且劇乎天實開之人之所
不能違也而當世學士大夫或乃拘守舊故猶尚鄙夷
訕斥甚稱其事以爲守正不撓烏乎司馬長卿有言雋

鵬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豈非其惑歟夫以學士正人之不習乎此於是當事乃一切以求能習知此者而任之則其所得乃皆庸猥汙下賈豎輿隸之流稍能通彼語言與一二瑣事者也如彼等者烏足以任此適足為遠人之所嗤而已矣邇者一二遠識之士稍知二者之弊議欲得儁異志節之彥相與精求海國之要務以籌備邊事蓋彊本折衝尊主庇民之計誠莫先乎此而

朝廷方備置臣通使諸外國使遐邇中外益通達無阻於是黎君蒓齋自州牧授三等參贊大臣從使英吉利

將行問贈言於裕釗夫覘國之道柔遠之方必得其要必得其情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乃知所設施且即吾所為乘時順天承敝易變使民不勌者神而明之利而用之亦可以得其道矣蘊齋之賢其必能心喻乎此以俟異時受任
國家之重而副海內之望也它日歸吾將從而訊之

贈查生燕緒序

查生燕緒從余遊質甚篤厚可嘉尙余嘗語以學古人之道而狠乎若有意乎其間也今生且歸矣而意甚戀戀於余雖余亦重惜生之遠也雖然生所居乃在粵東

海濱之地去楚數千里而今茲從余於此始余與生意皆不及是也鵾鳴而風旋月麗於天而蠡蚌盈虛於淵詩書問學之業道與志通而氣機感應於其間莫或知其所以然雖萬里之外殊鄰絕域邈不相接之區而嘗一旦猝然其忽合故夫君子之相與冥契於其心也亦惟其道之合焉形迹之離合又無所論已今生苟未能志乎古人之道以蘄式乎余言雖相從於此不啻遠也生誠志乎古人之道以蘄赴乎余言雖舍余而去不啻邇也余他日或將遠游四方以遂其生平之所欲至而生年方盛必非久汲汲處閭里者其能還生而生已卓

然進於古之人乎余且洒然喜且幸謂生未始余遊者也甲子正月某日

送黃裳九序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孟子之稱孔子則曰可以止則止可以仕則仕君子之仕不仕惟其可焉耳未嘗有所意於其間曰吾必為此與必為彼也然吾觀伊尹師保太甲周公相成王其君臣之遇至矣伊尹既反太甲於桐則復政而告歸周公營洛邑成作誥亦孳孳以明農為言卽至後世所號稱名臣身居顯列而累疏求退見於史牒者往往而是蓋賢者之於世雖是

心不能一日以忘至其於富貴寵利則泊乎一無與於
其身而不以毫髮爲吾重輕故其仕也則能外勢榮明
得喪壹惟其職與其志之所必爲一有不合則奉身而
去若脫屣耳後之君子其仕也非甚欲行其志也大都
以其榮與利者也故得志則泰然其自恣卹乎若恐失
之不得志則輾轉悱惻侘傺若不可以終日一惟時之
以若悴爲遷貿而進退乃無一可者其志先亂中無所
爲自得者以御其外也其遂沉溺不亦宜乎同年友黃
君蒙九以知府官江南嘗先征榷通州攝海州皆有能
名衆謂蒙九且顯矣一日決然假歸上官留之不可得

江南之官吏皆稱以爲難唯裕釗亦以是偉蒙九也雖然君子之出處要惟其志之無累豈徒以迹之顯晦爲隆汙哉今蒙九之去吾未知其於志果有所不得行浩然決去以求得其所自慊者耶抑尚有所不獲已而於心固未能以自釋者耶蒙九月行索裕釗一言爲贈裕釗爲書此還以餞之

送湘鄉相國曾公之任直隷總督序

今上御極之七年

王師既清河北方内歸甯

天子穆然深惟保世之永圖謂直隷藩輔京師居九州

維首宜得文武重臣肇治於茲於是
命大學士一等毅勇侯曾公自兩江移鎮其地
詔下東南之民合公再造之德聞將以我公行歎者於
室涕者於塗當晝旁皇入莫寤辟薦紳先生耆艾俊髦
謳思熟惜相視瞿然皆曰公盛德閎烈并包運量無遠
邇躬出入水火奪我民焚溺之餘磐石坐之我東南之
人自頂至踵皆公賜自公來至於今我婦子倚公不憂
死亡良以公爲文士以公爲師公一朝去我我自今其
疇依乎又曰公既龕大難自以勳之高位之崇也常凜
慄焉懷盛滿之懼私獨意公既已成大功其或者將遂

公之志舍我民而不之顧也我則益無冀矣裕釗曰不然惟
天子舉社稷之安天下之治屬之公固將以公先事於
邦畿而後迺徧及乎天下公之治在天下賢其在我南
人也我南人則益有賴矣且方咸豐初亂起海內蕭然
以之才爲憂謂羣盜且不可制自公起视師其間蓋亦
嘗蹈險難處危疑勢岌岌不自保然公以忠臣之義惟
吾分宜所自效禍福成敗一不以概其心毅然獨肩天
下之至鉅而不慴忠誠激發一決冈顧卒天下之人不
期而應之羣策羣力川赴海會遂以有成功夫癡龍與

而雲靂焉不崇朝而百穀徧渥其膏矣或知其所由精之所通使然也周易有之在豫之坤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其公之謂與雖公之今日由前志也且以上自

天子下及元元之民罔委心託命銀銀於公若此而公安能恝然而已乎公之澤將益大被於我我其可無恤眾皆曰子之言然眾以詩祖公請即以子言爲之序

送吳彼軒軍門序

光緒六年

國家以索取伊犁地再遣使至俄羅斯議未決於是徵

調勁旅分布諸邊爲備命宿將統之而山東登萊青諸郡三面阻海其燕臺尤當番舶往來要隘有
詔命山東巡撫周公督辦山東軍務而以浙江提督吳公副焉吳公於時方留防江南且行謂裕釗吾實駑下下往視之始至人與地不相習吾之心實惴惴焉吾蚤夜以思盡吾力之所能爲其濟若否則聽之吾以誠自處而以謙處人勞則居先而功則居後若是其免乎裕釗曰大哉言乎易中孚謙之明夷其辭皆曰利涉大川以實心任事事無大必濟能下人者眾附而功集焉公誠率是言而允蹈之奉以終始甯惟山東雖以濟天下

可也天下之患莫大乎任事者好爲虛僞而上大夫喜以智能名位相矜自夷務興內自京師外至沿海之地紛紛藉藉譯語言文字製火器脩輪舟築礮壘歷十有餘年糜帑金數千萬一旦有事責其效而茫如捕辰不貲之禍至於如此海外諸國結盟約通互市帆檣錯於江海中外交際糾紛錯雜鬬嘲膠轕

國家宿爲懷柔包荒以示廣大雖元臣上公忍辱含詬一務屈己而公卿將相大臣彼此之間上下之際一語言之違一隮酢之先刻繩互競忿恨懟忮莫肯先下道國之恤而以勝爲賢撻於市而詐於室忘其大恥而修

其小忿何其不心競者歟國之所以無疆外侮之所以日至其不以此歟今公之所稱故乃一反是與子今之君子者矣中丞周公故與裕釗舊也裕釗夙知之其執誠與謙宜亦與公同二公協恭同德揖志以輯東土裕釗橋首而聽成功之有日也公行矣公之往其駐師必於登州吾聞登州城闉之上有蓬萊閣焉自昔海右雄特勝處也異日者公與周公大功告成海寓清晏裕釗雖耄矣猶思褰裳往從二公晏集於斯閣稱述今日之言而券其信俯睨東海之上憑檻而舉一觴雖二公其亦韙裕釗爲知言乎其爲樂豈有極乎

送張生謩之山東序

通州張生力學行治古文而益有意於當世之務余嘗以其文學可蘄至於古人其用足效於世也生舊居軍門吳公幕中吳公故賢者甚重生倚生如左右手生亦狠狠效忠直不倚要爲負天下推吳公亦益知生及今茲吳公奉

詔襄山東軍事益以生偕往余爲祖其行且曰昔韓退之贈李生之行以謂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

之所竊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又曰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退之蓋重惜李生懼其忠不見庸而爲是言也今生之於吳公固無慮是而生不言生則後李生不能辭其責矣且夫負越俗之資有高世之志則莫不欲有所立於時雖然必有其位必有其權權與位之得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必也抑又有時焉不可驟而致也不得其權與其位與其時得有其權與位者而佐之道孚而志應諫從而言聽功之立志之行其在人也猶其在已也士之有蘊於內不得其權與位又不得其人鬱

積奇偉嵥不得用顯顯以終身功不章於世利澤不得施於人何可勝道生其亦得矣生益勉乎哉海氛日惡天下震駭迷謬譏貶儒術士苴聖制崩首鼠奕生亮吳公經武伐謀料敵制勝戮鯨鯢於東海築京觀成山之罘之上刷盪

國恥張我

皇靈下逮甿庶靡不厭服俾天下心折儒生之效闢其口而奪之氣豈不偉哉豈不偉哉余日夜傾耳跂足以望之生也

送合肥李相國督師秦中序

同治七年合肥相國李公既定河北承
命以湖廣總督還鎮武昌明年冬復
詔公督師滇黔未及行而陝西事方棘乃又
詔公援陝西議者以陝西自昔王者所都山河四塞於
古爲重地故
朝廷以公往裕釗以謂不然夫古今世變與時推移形
勢亦因之殊異自
國朝都燕京威德覃於海外由京師以東逊碣石循渤
而南蹄禹貢青徐二州之域包吳廣陵至閩浙右轉灣
廣州週方殊鄰舟航輻湊浮海泝江深贊達於江漢

天子命公建節鄂中據上游以臨制東南攬江海握樞
要之勢也
廟算之所圖遠矣若夫秦隴滇黔介居鹵陲領阨之閒
於力今形勢猶爲次之然
朝廷以公往莅其地獨任公治之也善爲國者靖內
以及外例平寇亂用兵之道先其易者而後治其難今
秦隴滇黔之寇非有不可彊之志深固久遠之謀直撫
御失宜以至斯耳夫以公文武之資帥素練之衆以治
孳賊譬猶鼓炎火以爇焦葦也一舉而欲熸燼滅無餘
黹矣二陲既定迴旆東指返於舊鎮脩舉政治以備不

虞淵居密運以銷折未萌之患薄海之地萬里之遙專坐而制之凶狡窺覦之徒卻顧而不敢動寂處而雷聲隱几而清天下斯洒

朝廷所以始終任公之意也裕釗用敢推論其事以祖公行且卜公來返之有日云

贈吳清卿庶常序

人才之貴於天下無古今一也雖然才應世而世需之其間則亦有辨焉運會之所趨氣機之所啟魁桀儁異之士雲興蔚合肩臂相摩於前而趾相躡於後雖有盤錯鉅艱而才皆足以周其用若是者當衆才之盛而志

其難朝野祉福而康樂溥海內外晏然而無事中庸之士平進當貴守成法襲故迹皆足以施於世若是者雖乏才而猶未以爲憂若夫時數之阨屯艱之會寇訌於內敵伺於外民窮而俗敝兵疲而財匱闒冗毚瑣之徒紛綸襍畓浩若蕭艾之被乎野閒稍能自異又窘蹶備緩不適於時用中外之安危生民之植若偃汎汎乎若羣木之漂於中流四顧而不知所屆其如是人才之足貴乃倍蓰什伯於向所稱二者之時雖疲行者之資車病涉者之資舟寒者之於裘褐餓者之於饔餐不足以喻之矣夫自古禍難之興其需才也尤至而人才之寡

之每獨甚於此時幸有其人又或有所抑沮牽繫而不獲底於成能成矣而世或不能盡其用需之如彼其亟也其成而為世用也又如此其難則其可為慕望而愛惜何如哉吳中吳庶常清卿懿才而遠志服儒者之學而不忘當世之務凡今日之利病民生之疾苦無所不究其蘊裕釗以同治戊辰冬識之於江甯明年春復相從游處於吳門者十有餘日及今茲來武昌行從合肥李相國西入秦益將益練習於時務以畜其才而非有時俗人之見也且行索裕釗一言為贈裕釗廢於時久矣自度其才不足拯當今之難退自伏於山澤之間然

區區之隱則未能一日以忘斯世其耳之所聞目之所接愴焉感於其心今見庶常則欣忭愛慕而不知所以置其情其樂徇其請而爲之言也豈有愛乎於是極道其然而書以詒之雖然尤望庶常之終底於成而爲世用以副望君者之志也

送李佛生序

佛生既罷官居於江南日讀書不輟尤癖篤好莊子爲書後數百言稱其有合於聖人之道余謂莊子者負絕異之資乖於時而一切以取自快者也其於聖人之道本之差不能一髮末乃大馳而絕遠至於流極而弊益

不勝釋氏得其精以爲空寂王何得其粗以爲誕縱誕縱之弊蔑弃禮法蕩廢時務天下於是大亂空寂之弊去人倫無君臣父子上下乃胥斯民而爲夷莊子疾時垢濁務洸洋激詭以譏切當世奔趨勢物之徒不知其弊乃至於此道之不明也愚不肖不及賢智過之由莊子而後高才俊異之士身不得其處而誤於所之者豈可勝道哉蓋嘗試論事功之途詩書文章之業與人世所謂勢位富厚君子未嘗必舍而不事也有道以御之故所之而不窮後之君子溺志富貴無論已其少有志者欲有所樹則務取天下之業之可以爲名者託焉期

自章異於流俗而未嘗循於其本故方其志得氣盛力足以觀駭一世貴賤賢否之倫横厲乎無雙及其久之倦而思返顧視身世邈不足以自樂反之內而傷無可據愛惡攻取又從撓之覩老莊浮屠之書一旦得其所爲一死生齊得喪而眇萬物者則大喜之於是獨弃百爲解弛墮壞頹敗不可振救生猶是人也而實則已亡矣且學儒者之學服聖人之言於卒也乃以異端爲歸何其悖歟夫彼未知聖人之道之有其自得者也惴慄以爲危蕩夷以爲安不以榮喜非必於惡而逃之也不以悴悲亦非其往而不能返也得志則措諸事事立而

世正焉斯已耳我無與也不得志則寓諸言百世之下有能遵而行之者猶其在吾身也其衡諸道也不過而傳之久也無弊隤乎其至適確乎得其所歸以與夫老莊浮屠之所稱孰為同乎大順而即乎人之心者乎知道者以謂孰賢乎佛生將北遊索一言以為贈余以佛生才高而不得志思其過而流於是也為書此以詒之

贈蔣賓昉序

天下之士奔走喧囂叢猥之地耳之所聽熒目之所眩慄眾之所尊而尊之眾之所賤而賤之信於眾而卬然其增仰詘於眾而頹然其增俯逐逐日輕重於世之人

此遷彼貿返焉求其所爲我而將不得其所存也若夫偃仰一室周書充積窮歲時處其中曠乎晤昔之人於邃古之上而下以隱相期於千萬世之來者晨夕晦明日星緯曜四時寒暑草木榮落環相代於吾前而壹與爲無窮若彼者苟非其志之所趣雖有甚美未有能奪而易之者也況其爲眾人之得失者哉海甯蔣君寅昉好讀書藏圖籍數十萬卷其篤好之深殆非世人所能易也遭粵賊陷浙東西出走海上泝江以至於楚轉徙江漢之間然必以其藏書自隨不少時委去蓋好之至於此

王師既定兩浙寅昉告余將東歸余惟寅昉與余自此
日遠矣然寅昉既歸且至去其繝者馳驅顛躓之勞稍
尋舊廬發書而讀之獨坐空堂寥廓闃寂與時俗人邈
不相聞於以思余之所云者其有不引領西望黙相喻
於千里之外者乎

送富桂卿都護入　覲序

國家發祥勿吉
肇基遼瀋遂以有天下
太祖高皇帝既宅都瀋陽命曰盛京
世祖受命盛京甯古塔黑龍江並設官吏宿兵衛以充

泰
上都康熙中甯古塔黑龍江復改置將軍鎮守而甯古
塔將軍尋移鎮吉林之烏喇城參錯棊峙雄踞海右世
所稱東三省者也地西起山海關東薄海南鄰高麗北
接俄羅斯方萬九千里山川蟠積巖䃥險固民俗朴忠
雄武材木鹽鐵金珠玉石楛矢人葠狐貂熊鹿虎豹馬
牛羊之產沃饒冠天下自
太祖
太宗
世祖資之以奄有區夏訖康雍乾嘉

廟堂有所誅討八旗勁旅所至有功東三省天下莫強焉歲久恬忕治安稍益挺僻屬日有俄人之虞咸以爲憂會
天子方詔中外大臣博議邊事於是江甯副都統吉林富君疏陳東三省利病及施設所宜謀畫周悉甚至而兩江總督劉公復密疏薦君忠勇明練且舊居東土諳習事宜可屬以重任有
詔召君至京師衆知
天子且屬君以東事也君顧深退抑自以茀堪任且行謂裕釗愛我莫子若子何以益我裕釗曰東三省

龍興舊壤形便之勝物產之豐鐵馬之精獷土民之糺
固莫與爲比患獨難得其人耳夫擅富強之資所可爲
之勢不務求得其人修政自彊巢
先朝不恤甚寶地萬里悉聽其若沉若浮而莫爲之所一
旦有事蹈目變色相視不知所出已乃甘低首下心撤
藩籬而拱手稍縱而進之使天下忠臣志士扼腕叩
心衡策憤然謀國何其謬計者歟且攻守之宜強弱之
勢用兵長短之數非有常也昔我
太祖之興明人常倚恃火器碭突我軍
太祖獨專任騎射堅定奮發猶終踏而勝之今彼之所

長我得兼勞逸之形主客之勢我得制賢能如君
朝廷誠舉是畀之以起衰振弊强本折衝至易也今天
下憂莫適任事者得能任事如君善矣裕釗復何言抑
裕釗乃私獨懼君之勇任事耳且夫乘積弊之餘處狃
常蹈故之俗驟而矯之則人情之所不順衆怠而我奮
衆疑而我眞彼實不能乃伺其旁而有媢心焉恬蕩以
嬉無涯處子嬰兒與物委蛇徐蹈其隙而握其機持之
以堅刃摩之以歲時及其久也披卻導窾冥運閒移觸
伏闇動鬼神聽隨天地開闔改觀易慮功立而衆莫知
其為之古之任大事者所以能信其志而無夭閼沮許

其終而不瞭未有不由此者也璜于此民張國壽凡舉是道行之甚不濟矣吾告子止於是致君愕曰信然子爲我書而志之遂書以勖君行